

流年记

离不开的猪

牟民



秋日凌晨，公鸡三声鸣叫后，睡梦里起了响亮的口哨声，跟着街面喊起“一二三四”的呐喊，唰唰的步伐，一扫肃杀的霜冻，整个村庄活跃了，村民在精神振奋里起身穿衣。嘹亮的歌声回响在村西，驻军连队官兵在村西操场开始晨练。

猪倌新官甩着鞭子，吹起脆声的口哨，家家把门打开，一头头猪哼哧哼哧往村东场院里跑。我家的两头黑毛壳郎猪一前一后，扭着屁股，奔出门，跟在猪倌后面集合去。家中走出了两头猪，猪圈空了，院子肃静，鸡们也不那么吵闹了。

戴棉帽穿棉袄大裆棉裤的新官，吸溜着被空气刺激流出的鼻涕，站在村东场院的北坡下，数点猪数。隔了一宿的猪们相互打闹，啃咬对方，转圈追尾，兴奋欢叫。新官刚数到三十一，被一头发情的母猪拱了裤脚一嘴，他照着母猪一鞭子，母猪跳开。新官骂道：你个死猪！接着重新数数。

瞬间，猪尿猪粪遍地，猪气息吞掉了清新的氛围。新官高举鞭子，喊一声，走喽，走喽，南山地瓜地长果地，吃食去喽！

猪们排起整齐的队形，听着啪啪的鞭响，往地里去。

到了收获后的地瓜地，猪埋头寻食，烂叶子，掉在地面的地瓜筋儿，卷进嘴里，品尝第一嘴不过瘾的美食。猪嘴豁开泥土，嗅着地瓜筋儿，很快就掘到一块埋在深处的地瓜，牙齿一对，嗑啍嗑啍，甜兮兮地进了胃里。大片的地瓜地，人刨、犁耨耕，许多深藏的地瓜自然落在暗处，来不及复收，正好让猪们负责颗粒归仓。从秋到封冻，近两个月，一头壳郎猪一天长一斤，赶到腊月正好膘肥出圈，送给国家，换回过年的油盐酱醋燎油划火新帽新衣新鞋钱。

傍晚，猪倌新官吹哨子，响鞭子，夕阳余晖映着毛色发亮的猪们，拥挤在一起，如浪头翻滚，齐刷刷下山，进村。从东往西，它们娴熟地找到自家门，哼叫着，摆摆头，扭扭胯，消失在猪倌和其它猪的视线里。

我刚好放学，看见两头壳郎猪先我奔进家，进了猪窝，低头饮着母亲早已备好的一槽稀溜溜的猪食，上面浮着花生饼渣儿。只听它俩呱呱呱嗒，拼命争吃，然后，它们把头抬起来，望我，抿啦猪舌头，槽里光光的。

见我没动静，它俩哼叫着，围着猪窝转圈儿，实是可怜。我从猪食缸里挖了两瓢馥好的地瓜叶，它们嗅了嗅，舌头舔一舔，又抬起了头。没有茎儿的地瓜叶，它们吃够了。

地里封冻后，生产队不再看猪。猪在圈里，家家开始给猪加食，盼赶年出圈。摊上养个泼食猪，猪嘴宽阔，猪眼漆黑，猪脸宽长，猪耳朵厚阔拉耷，猪腿粗壮，猪尾巴粗硬翘起，哼起来粗狂，不管啥食，低头就吃，而且吃得响亮，呱呱呱嗒似打快板儿，那个急不可耐，仿佛吃的山珍海味，让人跟着抿啦嘴唇。吃过后，转过身，躺在窝里闭眼养膘，此猪抓来，一天竟长一斤多，一天一个样儿，看着舒服，有兄弟般亲

近。年底出圈，绝对三百多斤，这叫甜红主家。运气不好，抓到挑食的猪崽，尾巴夹在猪胯里，猪嘴长长的，耳朵尖竖，眼睛浑浊，一吃食，嘴在槽里四处拱，寻好吃的，没有对胃口的，那就把腿搭在猪圈墙上，哼哼唧唧要好吃的。要不到，围着猪槽转圈儿，实在饿极，舔拉几口，吃个半饱，再转圈儿，不知困乏地耗精神，即便吃点儿营养，被它精气神化掉了。你过十天半月，再看它，依然那个瘦样子，没半点儿变化，打春到年底，好歹长到一百多斤，只是个骨头架子，摸摸硌手，送了可惜，留着白吃钱粮，不见长，只能过了年，继续赔钱喂养。

没办法，谁叫你抓了个赔钱货，母亲喂了这样的猪，每次喂食，用瓢敲它，嘴里念嘟，你个现世报。

年底送头大肥猪，那是一个养家男人的骄傲。一进腊月门，公社采购站天天收猪，村里有送猪的，便结伴前往。早晨，拿出最好的花生饼苞米面掺和了，把猪喂得肚子溜圆，起码吃进八九斤。几个人把猪绑了，抬到推车上，一边一个，足足五六百斤。那时候没有拖拉机，均是小车推。要是一头猪，又没有结伴的，那就一边放猪，一边搁上块大石头，或者坐一个半大孩子，推起来均衡，不会一边倒。那年，我坐在车子一边，父亲和小舅轮换推着一头猪和我往十里地外的采购站去。一路上，我听着哼叫的猪，担心它拉尿，心里祈求它老实点儿，别把肚子里的好食拉走了。走到半路，猪呱呱呱哒拉了一泡尿，哗哗尿了一地。跟着的小舅说，这猪不甜红，拉走了五六块钱。

送猪最怕猪出事儿。有一年，送猪半路上，猪从推车上掉下来，竟然跌死了。那是一头三百多斤的肥猪。跌死了，在村里贱卖了，虽然放了血，终究是死猪，吃起来不鲜。算总账，卖了个猪崽钱，赔了一年猪饲料和功夫钱。

三

村里刘姓家族传统养母猪，记得邻居刘盛二伯家，每年都会送出两头大肥猪，外加一栏小猪。刘盛家九口人，有猪养有猪卖，日子过得不那么拘紧。刘盛还有专养种猪的习惯，供各家母猪使唤。使唤一次种猪，母猪只要怀上了，两元钱。留种猪要会选择，他会提前到集市上掐摸，看到好苗子，花高价买到手，有时他会到外地去选种猪。他的种猪块头大，如头狮子。

父亲也学着养母猪，抓个没剿的猪崽，养大了，去刘家接种，赶上猪仔贵时，好几次母猪才怀崽，等猪崽出圈了，猪崽偏偏又贱了，算计算计，够个本儿就不错了。父亲不服气，继续养母猪。猪崽产下，散养在院子里，雨季，猪粪泥水混合一起，天天要收拾卫生。搁在冬天里，母猪下崽，母亲会把它们抱到炕上，等缓过劲儿，才放到母猪身下吃奶。养母猪都说是血财，运气要好。从生下猪崽到出圈，大约三个月，白天要参加集体劳动，回家又是做饭又是喂猪，最累的是母亲。十几个猪崽张嘴吃食，要天天煇猪食，五天赶一个集，买猪饲料，还要准备足够的烧草。喂食不及时，或者猪料不够，猪崽不会长快。父亲任村支书，家里打算料理一切靠

在母亲身上，着急上火，母亲嘴皮三天两头起燎泡。等到猪崽出圈了，父亲才找人帮忙，去集上卖猪崽。把十几个猪崽抓绑到车筐里，推起走时，母亲会抓两把咸盐在盆里搅一搅，然后把盐水泼到院子里。多年后，我问这啥意思。母亲说，盐齁咸，不淡，祈求猪崽卖个好价钱呗！这灵验吗？您这是迷信。母亲说，你还真不要不信，那一次忘了泼咸盐水，猪崽就卖贱了。每次猪崽出圈了，母亲会留下两个，喂养肥了，送给国家。

四

在十二生肖中，亥猪为末。既没有漂亮的外表，也没有特殊的本领，一生在吃睡中度过，养肥了，末了还要挨上一刀，它将自己的肉体灵魂全奉献给了人类。人类离不开猪，尤其西方食肉民族，更离不开猪肉。我们虽不是食肉民族，但与猪的关系更见密切。自古祭祀三牲离不开猪，《论语》载，阳货要见孔子，孔子不见，阳货便“馈孔子豚”，豚当是一份厚礼了。孔子教学生的学费，也是一些腊猪肉。孔圣人曾说“三月不知肉味”，喻指音乐之美，也暗含猪肉之味。

单单猪肉可以做出多样菜，更不要说猪下货了。一个猪头，有猪耳朵、猪脑子、猪舌头、猪拱、猪脸，一个猪耳朵可以有拌、煎、炒、熘、炸等花样。当初村里的猪倌新官不看猪了，被派到饲养院喂牲口。过黄河跨长江那几年，赶上割资本主义尾巴，但养猪不算，上面反而号召大养其猪，口号是多养猪少生孩，一头猪一个化肥厂。猪吃饱了，跳进猪圈里又拉又尿，扔进嫩草或者蔬菜叶子，猪欢实地挑吃，每天垫一层泥土，很快就攒满了一圈粪。生产队专门有养猪场，有经验的新官派上了用场，在他的静心喂养下，每年我们第二小队出圈二十头肥猪，积攒二十几圈粪，粪多粮食打得多，粮食亩产八百斤，最先跨过长江。新官多次被评为五好社员，养猪能手，邻村青年妇女主任看上了新官，两人喜结连理。生产队解体，新官学了厨师。我一九八一年结婚，他到我家掌灶，我家杀了头三百斤的肥猪，十六大碗，免青，一律猪肉。新官能把一头猪玩出不重样的菜，让客人们啧啧称赞。

猪肉好吃，专指白膘肉。猪肥了，一身膘，那叫养活得好，美誉有经验的养猪能手。夸说人长得不错，也会说，又高又胖，有膘茬，那叫伙食好，家里有油水。农村人整年不见肉，地瓜饼子咸菜梗子，加之繁重的农活，哪儿能长膘？瘦的肋巴骨一根根的，要胖起来，需大油水养活。逢上红白喜事，坐到酒席上，盼望肥透透的乱哆嗦的一盘白膘肉，撇起一块儿，全然没有如今的绵软一说，肉块儿挺立，擎在空中，白花花流油，咬一口，硬嘣嘣的，只听嗤啦一声，油水一泄，一包油全在嘴里了，那叫一个美。托人买一挂猪油，回家焐一焐，焐出盆猪大油，炒菜香嘴，身子虚的人会拌着白面炒熟了，放上白糖，每天早晨挖一勺，水里一泡，赶上全脂奶粉。

猪肉不再统购统销了，母亲依然会焐猪大油，发馒头搁上几勺，说馒头蒸出来好吃。感冒咳嗽了，炒面掺和猪大油，冲水喝，几天便压下了咳嗽。这旧年的经验，传下来依旧好用。

诗歌港

居家一日

刘颖

我养动物
以注视喂养它们
它们负责
打扫我眼睛里的尘埃

文鸟站在栏杆上在它的山河间
把早晨分成玉石般的颗粒
我胆小的领袖，它嗓音洁白
喉咙里正下着一场雪

虎皮兰的斑纹里藏着一头猛虎
它立在墙角的姿势
与山中的峭崖有关
而我，每天都向它俯首
做一只主动的猎物

童话是存在的，比如早晨里
我和它们
分别领走了几块玫瑰色的寂静
而在夜晚
我们一起把寂静从骨头里取出来
一起形成了星辰中央

第一场雪

邓兆文

一只看不见的手
打扫完树上的叶子
又开始粉刷天空
远道而来的雪
一年没见大地的面了
积攒了许多话要说
瞧！它还不好意思
走路扭扭捏捏
行人和鸟都躲起来了
才滔滔不绝地倾诉
好像要把满肚子的话
一口气说完
直到孩子们出来
太阳再三催促
它才说再见
仿佛这人间还需要洗白

兔当差

奋飞

小白兔，真可爱，
渴了喂牛奶，
饿了喂蔬菜，
奶奶把她当乖乖。

新年到，兔当差，
像个护士一身白，
打败新冠病毒，
一线抗疫真帅。